

澳華新文苑

第1216期(A)



寫人寫心寫魂的夏兒

——序夏兒長篇小說《靜靜的海牙》

關於我的寫作

夏兒

普魯斯特說：“寫作是一種抵抗遺忘。把稍縱即逝的瞬間轉化為永恆的文學，也是文學的目的之一。”

在我，人生像一場由夢想，歡樂、幻滅、沉淪、絕望、再覺醒組成的連續劇。生命是一條渾濁的長河……寫作，就是在追憶中，在再創造中，在幻想與虛構中讓這條河變清澈。找出亮點，把它們串成一條發光的珠鏈，向人生交功課，這是一種對自己的挑戰。

我花了很多年，發覺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得到的收穫竟是內心釋然了，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寧靜。又像一個準備尋金的人沒有尋到金，卻發現了真正的歡樂。

這裡我引用一段《靜靜的海牙》裡的文章：“漫長的時光織成了故事，像臉上留下的皺褶，讓它起皺的原因已消散，紋路卻永遠刻在了那裡……”

我們每個人都有深刻的遺憾，珍愛的事物與所愛的人的失去——是這種遺憾讓我們心靈上也留下了皺褶。可以這樣說，我的寫作是讓這些皺褶重新舒展，被光照亮……

遺憾甚至會轉化為另一種東西，這是寫作給我帶來的意外驚喜：不僅是追憶，是發現了生命新的去處。

在這裡我再插進一段對老年舞會的描寫：“好些老人是從年輕時就彼此認識，一起長大的，他們眼裡的對方不是老人，只是頂著一副老人的皮，下面仍是過去的男孩女孩，舞蹈是他們共同對付晚年孤獨與憂傷的武器……在咖啡與糕點的香味中，仿佛從人們的靈魂生出很多雙看不見的手，握住身旁的人，成為一張網——這是一個衰老的聯盟，在一起抵抗自由基對生命的進攻。”

我發覺藏在記憶最深處，最打動我的並不是轟轟烈烈的大事件，卻是一些小片段：比如西班牙荒山上被它們苦苦思念的主人拋棄，滿山遍野尋找食物，瞎了眼仍想活下去的流浪狗；比如一個乞丐望向你的溫柔快樂的眼神；比如一位瀕死的孤苦者對人類依

依不捨的愛……這一切都會深深牽動我，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就是發生在我人生中的大事，它們隱藏著上帝創造人類時小心地放進的罕見的美，最值得被記錄下來，被人看到。

宏大敘事固然重要，而小人物小事情在我眼裡是同樣的珍貴。因為每一個純潔，可愛，有靈性，卻被剝奪了幸福機會的不幸之人的存在，乃是世上最悲哀的事之一。

人們慣於忽視弱者，而弱者有時卻比人們想像的要強大……想想，有什麼比這更寶貴；一個受盡人生滄桑折磨，卻最後一刻還在溫柔地祝福他人的靈魂，有誰比他更接近上帝？我們應該像對一顆從大海打撈的閃閃發光的珍珠那樣珍視這些人的心，維護它，傳給下一代。作為作家，我希望自己能發出時代所需要，溫暖人心的聲音，但發現自己能做的只是儘量把藏在最深處的話說出來。

十多年了，寫了大半的《靜靜的海牙》書稿卻靜靜地躺在抽屜裡，我以為它永遠不能和讀者見面了，因為我一直在艱難地與疾病鬥爭。假如不是文友與親人的支持和幫助，我是無論如何完成不了它的。

但完成之後才發現，寫這部小說才是一種最好的自我療愈。為此，我再次深深感謝那些幫助過我的親人與朋友！



夏兒和她的畫

等你

如果你看見一個灰色的房頂
家塵的窗簾有棵枯樹
溫柔忽然漫出
你會知道 你在懷念什麼

如果在山坡看到一個背影
艱難地移動
令人黯然神傷
我會記起 我失去的是什麼

雖然乾枯的眼
再不能溢出淚
仍在跳動的心
卻能重新載起
以往我們共同的甜蜜與哀愁
駛進永恆的陰影

忘記你的方法
是緊握住失去你的痛
忘記歡樂的方法
是反復躺伴在你給予的幸福裡

你 藏在夢的盡頭
永遠不再露面
我知道……但依然等你！
就像一片不肯落下的葉子
等著遲到的秋

夏兒

等著遲到的秋

點評：女詩人夏兒同時是位畫家，也許因此，他的詩作畫面感極強。《等你》以細膩筆觸勾勒出刻骨銘心的思念與執著守候。詩中“灰色的房頂”、“蒙塵的窗前枯樹”等意象，營造出清冷孤寂的氛圍，借景抒情，讓懷念之情自然流淌，將讀者瞬間帶入深沉的情緒之中。“山坡上艱難移動的背影”，以具象場景喚醒對失去之物的追憶，飽含悵惘與不舍。

詩歌後半段，詩人用“乾枯的眼”與“仍跳動的心”形成強烈對比，即使淚水乾涸，內心對往昔甜蜜哀愁的承載卻愈發深刻，這種矛盾展現出思念的堅韌。“忘記你的方法是緊握住失去你的痛”等語句，以悖論式表達，道出思念者深陷回憶的矛盾與掙扎。

結尾將自己比作“不肯落下的葉子”，執著“等著遲到的秋”，生動形象地傳遞出雖明知無果卻依舊堅守等待的信念，情感真摯濃烈，使整首詩充滿了淒美的詩意與令人動容的力量。

秋葉

無論說話還是文字表達，夏兒都是很感性的。並不是說她欠缺理性思維，恰恰是她的理性思考都熔鑄在感性的表達中。這正是小說家的天賦。《靜靜的海牙》，就是理性融匯於感性，思考融化在藝術形象中的又一次創作展示。

前些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望鶴蘭》，中國評論家邵元寶稱“這是一部訴說苦難之書，也是一部祈求治療和救贖之書”。悉尼作家施國英則指它“是一部寂寞的心靈史”。她的新著《靜靜的海牙》，若用一句話概括，我會說，這是一次人生追問、精神解脫的心路歷程。由痛苦與寂寞，到擺脫困境，達至精神解脫，可以說，是作者思想磨礪達至一種靈魂飛躍的境界。

那麼，作者對人生參透了什麼？如何參透？

這部小說從頭到尾通篇都晃動著梵高的影子。從開篇女主人公舒玉仰慕梵高，到奔赴海牙，走近梵高作畫之地，乃至終篇再次被梵高喚醒。可以說，她的人生離不開梵高，梵高正是這部作品的意象、隱喻，也是舒玉精神的承載。書名《靜靜的海牙》正暗喻著舒玉對人生並不平靜且坎坷的檢視及精神探尋。

夏兒本身是畫家，作者與人物舒玉之間就有一種身份及精神契合。作者藉著舒玉投射出自己的審美情趣與人文關懷。它既是對畫藝的探討，更是對世俗與人性、生活與藝術關係的思考。舒玉有著倫勃朗式的悲憫，她懷著，追尋純淨的世界，並且對未知充滿夢想。她遇見各種人物，與他們對話，仿佛代替他們向命運追問。她總是游離在時代之外，總是一個邊緣人，固守著自己的夢想。任何變化都改變不了她的初衷，這是最難做到的。

無拘無束直抒胸臆是夏兒的最大特點。二十二萬字的小說，情節雖然浪漫卻不算緊湊，它用舒玉的人生漪瀾架構故事，呈現各種生活碎片，從中引發了各種思考。在全球動盪、世人浮躁的反作用力下，更多的人開始追求慢生活，讀這本書也需要慢慢品味。慢，不是懶散，而是放鬆、細細體味，潤物細無聲般感受。這種閱讀，也是一種精緻生活的情趣吧。

無論是《望鶴蘭》還是《靜靜的海牙》，夏兒都採用第一人稱“我”，這種敘事視角，她似乎得心應手。她不以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講故事，而用第一人稱的“限知”視角穿越人物內心，就是不想被故事表層羈絆，試圖直抵事物的本質。她用“我”觀察別人，內視自己，以縝密的筆觸探秘人物的心靈波瀾。小說情節雖稍有疏松，但人物的心理活動卻很細密。夏兒畫畫用直覺，用感覺，她寫作同樣用直覺，用感覺，並將感覺發揮到淋漓盡致。

她的文字裡有色彩，或怒放溫潤，或陰鬱暗淡，不僅畫面生動、立體，也流淌著一種特質，即感情細膩，並富有流動感。作者的思考雖不是純理性的，但也許更能直抵哲理意味的深處。

舒玉常常處於苦思冥想中，有時是睡夢中的幻想，有時是沉思中的冥想。路上她會停下來，細細觀察一隻甲蟲如何巍巍顛顛地爬過灰白水泥路面死在綠草地上，心會苦想，這可憐的小生靈在生命的最後片刻到底想做什麼？當她行走時腦海會跳出，所有人都有終點，是否都想趕在終點前發現自己來世間的意義？種種冥思都離不開對生命意義的思考，也是一種對人類的終極關懷。這無疑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濃度，賦予作品豐

富的內涵。

小說中的人物在中國、墨爾本、悉尼、海牙、法國、西班牙、英國之間來回穿梭，留學生、荷蘭鄰居、孩子們、流浪漢、乞丐、詩人、音樂家、畫家、文人、破產者、勞動者……她把目光聚焦在被社會拋棄的弱勢群體，用一幅幅場景，一道道思考展示他們的心理狀態，也投射出作者內在的精神變化。

小說似乎並沒有敘述宏大事件，但人物命運的碎片卻反映了時代變故，及主人公對各色人等的暗自評判所帶來的深刻反思。舒玉在東西方之間來來回回進行著一場思考的長途跋涉，在精神層面上充當了它們之間相遇、矛盾、衝突和內在聯繫的一道橋樑。

舒玉兒子的出生、成長貫穿全書，也是作者著筆最濃的部分。寫的是母子關係，實則是借兒子連結了社會環境及人際關係，在與兒子不同階段的互動、對話中，舒玉獲取了人生最重要的經驗，也達至一種情感的成熟與純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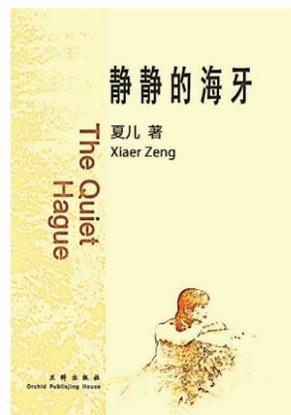
故事，無疑是人物情感與智慧的延伸。舒玉經歷了女性的不同階段。作為單身母親，她的畫作堆滿了一屋無處賣出，個人畫展遙遙無期，何為生存？何為生活？歸宿又在哪裡？人生充滿了絕望、迷惘。她象幽靈似的在歐澳兩地遊轉，對自身把握不定，對生命意義恍惚。“沒有永恆不變的愛，靈魂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伴侶——尋找的過程本身就是伴侶”，這是舒玉的參悟。

作品中的許多人物，人生沒有壯舉也談不上成功，只是遊蕩，瑣碎，平凡。這正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人生有很多變數，生氣與枯朽的轉換，一如命運與天意般莫測。

作者也關切著社會及時代的熱點問題，刻意採用了在小說的後部分以書信體的敘事來推動情節。當下是人工智慧時代，人們的溝通基本上是手機聯絡，而夏兒偏偏以書面通信方式來表達人物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態度，就是想以此抗議手機奪去了人們深入地閱讀的興趣，奪去了人們深入瞭解彼此，讓虛假氾濫的資訊忽悠人們的心智。作者耽心人類不是在進步而是在退化，耽心最終會被機器人掌控。這也是作者對社會關切的一個思考點。

反思，蛻變，療愈，重構自我，是《靜靜的海牙》的重要內容。小說有點碎片化、但看似隨意，實則隨心有心。五花八門的對話、思考內容林林總總，每段心理之間似乎沒有明顯的邏輯關係，但並非沒有邏輯性，因為最後都指向對自身否定之後的重新肯定，指向走出了曾經懷疑社會懷疑人生的死胡同。夏兒塑造了舒玉，在她身上寄託著自己的理想——完善自我的渴望。舒玉也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

寫人，寫心，寫魂，夏兒寫的是精神層面的故事，寫的是還原生存本質的故事，寫的是超越自我的故事。



夏兒長篇小說《靜靜的海牙》封面

張奧列